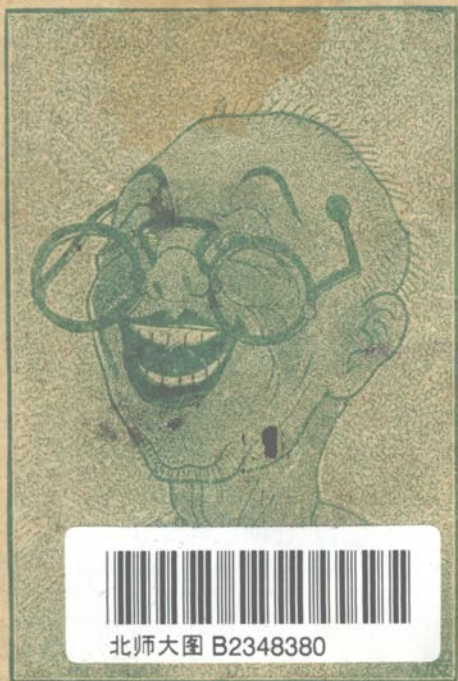


笑話大觀

# 哈哈笑 觀大話

民國十二年十月出版



上海求石齋書局發行



北师大图 B2348380

定價二角

見哈：笑

全冊定價二角

真  
正  
笑  
話  
大  
觀

振園小說社印行

笑話大觀——目錄

一

新蘇笑話大觀目錄

7 我不去 2 老要

盜官 3 鬼怕色

13 老斗 14 嘲舉子

鄙陋舉子 本地風光

25 死殺才 無賴後生

不勞費心 以我為牛

以我比犬 援筆立就

此亦九百 三人聚飲

家當一文 窮人供餉

和尚抱鼓 僧人魚腹

頭紅 三生鏡

最喜吉利

3 死後怕風

9 爵渾

15 學究批文

善誣

27 畫先生

大人遺命

吐吐怪事

新立行規

訟渾

儒醫

畫士問答

4 老前輩

10 嘲大字

16 喜寫字

22 通家瀆

28 學生遠打

倒運

何物乃爾

窮人遇賊

庸醫治病

字笑話

鏡裡人心

5 能說不能幹

11 嘲看表

17 嘲通品

23 轎工工食

29 呆若木雞

戲老優

戲教習

窮鬼借債

喜奉承

一摸之緣

獸醫治病

6 乞丐換形

12 疑難

18 烟酒並嘲

24 你也不該

30 荷校秀才

垂頭喪氣

不二價

魂作濶

姑嫂站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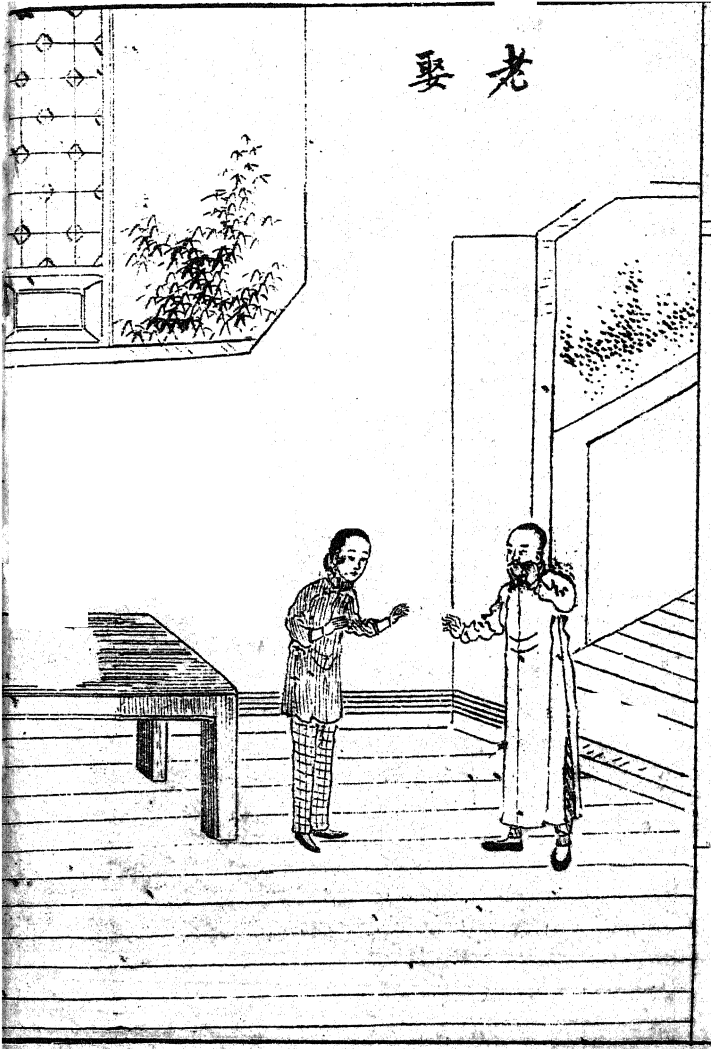
避首席

醉了來

去不我



老要



繪圖最新笑話大觀

我不去

世上惟婦人最會哭。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能變國俗。柳惟婦人最會假哭。其聲雖悲。而悲由衷。聖嘆批五才子云。有聲有淚。謂之哭。無聲有淚。謂之泣。有聲無淚。謂之號。潘氏哭夫。乃假號。了一陣。至今留為笑柄。一婦人夫死。哭之甚痛。抱棺披髮而哭。見人來。更大哭曰。我的夫呵。我的天呵。我情願跟了你去。你為何不拉了我去。正哭得高興。被棺縫兒把頭髮掛住。婦人大驚。忙改口曰。你別拉。我不去。我不去。

老要

一老人欲娶後婦。媽看他鬚髮皆白。未必能事。不肯嫁之。老者囑媒人曰。如他夜夜有事。如一夜無事。罰我淘溝一次。媽媽許之。初晚上床。就到門未入。親到掛號而已。媽媽甚怒。將老兒牽到陽溝裏。令他掏完。才准上來吃飯。老兒謂媽曰。我不上去了。求你把飯菜給我。送到溝裏來罷。媽說這是為何。答曰。我實對你說了罷。豈我止不能夜夜有事。我檢直的。永遠不會有事。免得我上來下去費事。

死後怕風

一人陽虛怕風。雖纖細之風皆避之。臨終囑妻曰。我在生沒見過風。竟不知風為何物。我死後

必須用扇搨之。他也見見風着他死後還怕不怕。妻如其言以扇搨屍不已。隣媪見而問曰。大娘子天氣尚寒何必如此。婦乃說詞以對曰。拙夫臨終之時諄諄吩咐。你若嫁人須待內冷。故以扇搨之言未畢。夫忽還陽大呼曰。你快別搨了。我只知生前之風可怕。誰知死後之風更凶。他纔搨了幾扇子。幾幾乎把一個小寡婦搨出門去了。君子之德可畏。婦人之心可更狠。言訖而沒。

### 老前輩

一婦人再醮。與後夫甚睦。時值清明。謂夫曰。前夫待我不薄。我欲到坟前祭掃。夫曰甚好。我與你同去。二人來至坟前。夫問婦曰。你已嫁我。你哭他用何稱呼。妻曰。夫是天。他是先天。你是後天。哭他先天為是。婦人於是慟哭。先天不已。夫見其哭之情。不慟自禁。亦欲同哭。妻曰。你哭他用何稱呼。夫曰。他娶你在前。我娶你在後。你稱他先天。我自好稱他老前輩了。

### 能喫不能幹

一老翁納一小妾。原想勉巴結。誰知筋力已衰。不能暢舉。只好分床而睡。其妾正在青春。呼翁過床。屢呼不至。這一夜老翁忽覺興發。自揣頗可勝任。仍然爬下床來。剛剛爬到床邊。見妾赤身仰臥。情不自禁。忙之爬打一前失。老翁之頭恰恰跌在妾之陰上。細看尊貌。滿面紅光。異常豐潤。於是把抓口啗。又舔又咋。妾呀而問之曰。你老人家這是什麼緣故。翁曰。我這叫做能喫



不能幹。

乞丐換形

乞丐挈妻乞於市。寄宿十王殿廊下。一日乞於富貴家。歸而痛哭。妻問之曰。人生等七尺之被。富貴者。饜膏粱。衣文繡。曰。擁嬌妻美妾。以為樂。而我寒餒若此。何恨閨老不公。一至於此哉。已而宿廊下。見十王召之入曰。爾勿怨。我為爾易之。命鬼判先易其舌曰。是當日將軍曲良翰用以啖駝峰者。爾易之。則山珍海錯可長飲矣。又易其肩背曰。是當日昭王被鳳毛裘者。爾易之。則鸞封艾帶可長御矣。并易其下體曰。是當日漢武入溫柔鄉。占三千粉黛者。爾易之。則娥媚螭首可長擁矣。丐曰。天下之美色無窮。一人之精髓有限。骨中物必須多賜。始能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王曰。此物我殿後尚有數缸。原可挹彼注。茲奈一人之身豈能多付。你且去。我隨後源源接濟也。丐大喜。叩謝而去。至天曉。妻以殘羹賸飯進。丐大怒曰。吾將饜珍饈。勿以污我舌。又以破衲進。又大怒曰。吾將被錦繡。勿以辱我體。妻謂其顛。丐愈怒曰。我早晚以金屋貯阿嬌。鑿三千粉黛。着汝黃面婆何處送衾枕耶。妻駭詰其故。丐大言以述之。妻大笑曰。癡兒却忘了一件大事。丐問何事。妻曰。滿身都換。只未換得石季倫豪富命耳。丐遂語塞。

盜官

一盜為黑黨所逐。携賍竄跡他省。遂捐官焉。勢利者以女妻之。伊在需次。恣意揮霍。所用甚奢。

未測其財所自來。暮出晚歸。形殊詭秘。妻問之。惟以夜宴對。妻終疑之。一夕華衣出。妻躡其後。見其入敗寺。易短衣。悄步而行。至僻巷。出斧鑿壁。俄成一洞。蛇行而進。妻急歸。集婢媼。易男裝。偽為巡夜者。伺於洞側。俟夫出。齊捉之。俯伏不敢仰視。曳下重責二十。提褲而去。四顧無人。不知尋役輩何往矣。易華服叩門而歸。妻問昨夜何往。伊以夜宴者劇對。問演何劇。答曰。長生殿全本。妻曰。吾聞昨夜止演雜劇。開場是燕子箋。鑽狗洞。末場是勘皮鞭打竹篋耳。伊之敗露。紅漲於面。不敢措一詞。妻指天畫地而罵曰。汝乃穿窬之輩。潛跡於衣冠之中。廉恥已經喪盡。不意既仕之後。復萌故態。仍不改昏夜之行。以此知貪黷凶殘之吏。皆黑夜乞憐。白晝驕人之徒耳。夫也不良。終身失望。吾甯為丐婦。恥為盜妻也。言訖出門而逝。

### 鬼怕色

一色鬼宿柳眠花。淫蕩無度。家止一妻。雲雨之事。竟無處夕。其妻疲於奔命。已至奄奄瘦損。聞王查知此事。命兩小鬼拘之。小鬼領勾魂牌。潛至色鬼家中。先在窗外竊聽。婦人說你餓了我。罷我實在捱不住。你再鬧了。我瘦的已經成了鬼了。色鬼說我全不管。就是鬼。我也要玩。兩小鬼一聞此言。大驚。抱頭鼠竄而逃。來至陰曹。見閻王。以實告之。王勃然變色曰。這色鬼好大胆。連你兩個都放不過。不知他問我沒有。

爵有五等。公侯伯子男。在五等以上者。乃封王。想當初龍錫功勳何等尊貴。到而今代遠年湮。式微日甚。其爵不毅品。更有甚於間散之人者。有人以同音不同字之語。嘲之曰。何謂公。了頭老婆硬上弓。何謂侯。一毛不拔白喫猴。何謂伯。胡吹亂誇慣說白。何謂子。寡廉鮮恥無賴子。何謂男。少喫無穿實在難。何謂王。窮凶極惡等閑亡。

### 嘲大字

一老翁能寫極大之字。而寫字亦甚奇。以身為筆。以髮為毫。以池貯墨。以地鋪紙。每作書。裸體浴池中。濡墨躍紙上。縱橫馳驅。與張顛之草書。且圍之畫虎。共稱三絕。一日有人求寫一大字。老翁亦身濡墨。被髮先登。但見書墨紙白。如烏龍之躍巨海。首揮身送。若天馬之行長空。觀者無不稱奇。孰知字大墨尚長。鉤未寫。老翁傍徨四顧。乃挺身斜卧為一鉤。尚少一點。又濡墨斗坐成字。肩頭為一點。眾見墨點中有空小洞。殊覺詫異。細思之。始悉老翁穀道缺陷之處。所留之餘地耳。觀者譏之曰。原榻舊迹。乃無價之墨寶。老翁聞而感之曰。非然也。深山大澤。實生龍蛇。此乃幽谷中多年之鳥道耳。觀者詳然。

### 嘲看表

洋人造鐘表。既竭心思之用。更奪天工之巧。其價雖昂。而當差者不可少。然不當差者。亦有之。示潤也。故人嘲看表者曰。必表而出之。嘲表不准者曰。虛有其表。有一人磨起早當差。心帶

恐悞。囑夫人曰：「明日有御前耍差，你須守夜。看表到時，相請可也。」夫人曰：「我不識表，焉知早晚？何不表上畫圈記之？」到圈，即請，方不誤事。夫如其言，在表上畫一小圈，遂放心上床對睡。夫人坐燈下時，時看表，總不見到圈。良久又看，仍未見到。屢看屢照，竟不知東方既白。夫猛醒，驚問曰：「因何不請？」夫人曰：「表未到圈，不敢請耳。」夫曰：「天已大明，豈有不到圈之理？」取表一看，果未到圈。細聽之，而表已停擺矣。後因誤差被議，深恨虛有其表者之誤事，永不表而出之也。

疑卯

一窮老斗，叫一老相公。雖是一老一窮，亦要作後庭之戲。誰知這老斗，既窮且凶，裸其棍，兩手掏小腹，盡納之。覺跨間物昂然特立，與己物相似，自謂必是由後達前之故，以手握之，較己物更覺豐偉。訝而問之曰：「這是誰的？」相公曰：「是我的。」老斗說：「是你的，我的那裡去了。」

老斗

一鄉下老力田致富，酷慕城中人看戲，下館子，叫相公。惟其恐不在行，逢人便領教，或告之曰：「你要叫相公，先去下館子，須要極貴之菜。」至於如何看戲，怎樣叫相公，他必一一告之。鄉下老如其言，先下館子，堂官問用何菜，鄉下老說：「什麼最貴，掣什麼。」堂官挑一極貴之菜，與之又問：「如何看戲，怎樣叫相公？」堂官一聞此言，即知是個中老斗，唯之曰：「你要看戲，我去佔座，你要叫相公，快跟我來。」把箇老斗帶至僻靜之處，扒其褲，玩了一箇，不亦樂乎。鄉下老甚覺高興，說想

不到叫相公如此舒服會了。忙去看戲。看到下午。見人帶相公去吃飯。他也帶相公下館子。覓一雅座。先要極貴之菜。後說要叫相公。相公在旁甚覺詫異。說我就是相公。因何又叫。想必因我不應酬之故。忙脫袴以醫就之。鄉下老大怒。說你別來哄我。你當是我沒叫過相公呢。我化錢不能叫你舒服。

### 嘲舉子

一舉子年少而美。每入場。即夢人戲其後庭。而終格格不能入。從此屢得是夢。屢落深山。殊覺不快。後又入場。仍夢如前。覺身後物挺然特入。與前夢大不相侔。甚覺欣然。自謂今科必中。無疑。既而思之。覺被人狎睡。時不像是夢。復又思之。檢直的不是夢。

### 學究批文

一學究與人看文。遇紕謬者。最善批放狗屁三字。或勸之曰。先生批文何必用此。太覺不雅。先生曰。此乃一等批。還有二等三等者。或詰其詳。先生說。第一等是放狗屁。放狗屁者。人放屁狗也。尚有人言不盡是狗屁。第二等是狗放屁。狗放屁時甚少。偶放一之屁。尚不多等。第三等放屁狗。屁以狗名。檢直的全是狗屁也。問者釋然。

### 喜寫字

一人最喜與人寫字。而書法極壞。一日有人手搥白紙扇一柄。伊欲為之寫字。其人乃長跪不

起喜寫字者曰。不過扇上幾箇字耳。何必下此大禮。其人曰。我不是求你寫。我是你別寫。

嘲通品

東海龍王在水晶宮秉政八千餘年。因年邁龍鍾欲傳位於世子。奏明玉帝奉教旨。准其禪位。到了即位之期。眾波臣無不歡欣鼓舞。惟四鱗長不甚如意。四鱗為何。一是龜丞相。別號元衣大府。一是鱗元帥。別號橫行督郵。一是蝦先鋒。別號長鬚刺史。一是蚌總管。別號鐵甲將軍。此四長族大寵多皆為上游所器重。因久涉風濤沉淪宦海。各懷急流勇退之心。又因新王親政。不敢遽退。只得率領水府功勳澤國故士。以及河伯水母蝦姑豬婆。皆舞蹈朝王。小王出貝闕陞水晶宮通明殿。開金口對四鱗而言曰。方今四海承平。九洲清晏。榮光出河海。不揚波。為上者宜明目達聰。為通明之主。在下者宜洗心滌慮。為通明之臣。今見爾四長皆非通明之品。何以輔弼朕躬耶。四長對曰。古帝王光被四表。謂之明。格於上下。謂之通。至通達乎神明。至明能燭乎萬類。不謂識王之所通明者。果如是乎。王曰。朕以形體而言耳。譬如水晶宮。又名通明殿。晶瑩透徹。猶如玉宇瑤房一樣。爾四臣果能滌蕩其心胸。洗濯其肺腑。淨潔若玉壺之清。聰明如冰雪之淨。方稱通品。問四人中尚有通品否。王曰。惟有蝦先鋒。身披白魚衫。內穿水晶衣。算得通品。餘皆披鱗貫甲。污濁之物也。又問薦賢以代可乎。王曰。以人事君。人臣之職。然宜各以其類。苟非其類。其何能代。以三日為期。果能通乎。之。朕有厚望焉。四長朝罷。各歸水府。適覓

代替之人。蝦元帥請螭瑤相代。蚌總管請江玳相代。惟有龜丞相八鱗同類。更無代處。問之於龜夫人。而夫人曰。何不及時捐輸。庶邀曠典。龜丞相遂多年宦囊。異寶奇珍。盡貢獻之。小王及踐王位。可無珍寶。盡賞收之。以珊瑚枝。水晶盤為回敬。龜丞相見貢已全收。自謂雖欠通明。亦可含糊從事。到了三日。龜夫人將小王所賜之珊瑚枝。插在龜頭上。水晶盤覆在龜胸前。猶如新換二品頭銜一樣。雖未見透體通明。亦覺外觀有耀也。遂同蟹元帥蚌總管齊來復命。王問爾三人可以通明否。蟹元帥舉瑤瑤以代。蚌總管舉江玳以代。此二物在汝輩稍覺通明。尚可相代。又問龜丞相何如。頭頂珊瑚。手捧水晶盤。踽踽而前。王赫斯怒罵曰。你這臭烏龜。外面倒像通明。內裏却甚惱憤。況珊瑚水晶盤皆身外之物。由捐資納贖而來。豈可謂之通明乎。着革去相職。發黑龍江為鼈。為虛有其表者戒。

烟酒並嘲

王母壽誕開瓊筵。設蟠桃勝會。所有蓬島瀛洲。青都紫府。各神仙都來朝賀。神仙中有騎龍駕鳳者。有跨鶴乘鸞者。遙望紫霧縹緲。衆從雲中齊下。彩霞綵縷。鶴駕自天上飛來。惟有真武大帝。帶領龜蛇二將。踉踉跄跄從行。後至王母。各賜蟠桃一枚。飲以瓊漿玉液。食以瑤筍靈芝。觥觴交錯。羣仙不覺酩酊大醉。詎龜帥量小。飲少輒醉。逃至瑤池。偷看仙境。被仙鶴童兒看見。叱之曰。何物狼狽。猥瑤池。上前逐之。龜帥以醉眼見一戴紅頂者。張巨口。銜鶴頭。不放良久。真

武不見了龜師。尋至瑤池。見龜銜鶴頭。大驚呼曰。孽怪還不鬆口。烏龜一見主人。便告曰。我喝的大醉了。容我吃幾口水烟。醒醒酒。

### 鄙陋舉子

某孝廉晚節。饕餮無厭。客憎其屢食於人。未嘗作答。強索之。乃折東招反。故友至家中。嘗未治膳。陰與夫人約。驟相勃。拾破碗打碎。客恚。遽延去。凡赴宴。必携一布囊。懸指柵魚肉果餅。俱貯於內。一夕布囊兩頭感滿。不能出柵孔。客盡起。周章無計。為代出之。又醉於地。頻以脚喊僕。謂其足或受傷。不知袖中藏蟹腳也。時太平橋葛姓者。熟食最精潔。恒造其店。道寒燠。揀野味。饌之。餽之。拱手作別。店主人樂交孝廉。故得無嫌。久。恩遇親友。吉慶事。饋金扇一柄。面以飯粘。骨以線穿。俾隣兒送去。身隨於後。隣兒返半途。收其帖。剖分力金。自携。匪歸。有鄉人誤稱老相公者。正色曰。不得點。

### 本地風光

有筆客生子。貌甚肥碩。書客往賀。調之曰。羊毫鬼毫。加工選料。此皆用賀。非比賣門市者。一日書客生子。酷似其貌。筆客往賀。熟思之曰。原板初印。神氣一絲不走。其非翻板。廣板可知。均本地風光也。



有善戲謔者所為多令人不可思議。一日有平其舉妻客別無致敬。只送詩韻一部。甚怪之。思索半日始知取平上去入四字為韻。又有友人林鳳梧來見客。問命名之義。林曰。生時母夢一鳳棲於梧桐。故命名。某嘆曰。尊兆可謂奇矣。設不幸而夢一雞。旋於芭蕉之間。則足下之名便不好聽。

### 通家瀆

某生絕類悟。嘗與同人閒坐。見裝潢店貼對聯。敘書通家眷三字。某問何典。友曰。源頭我未考。大約不出五經內。昔陳靈公淫於夏徵舒之母。朝夕往夏氏之色。故詩曰。陳常於時夏。無此疆。爾界疆界都無非通之謂歟。陳常於時夏。非通家眷之謂歟。某曰。君論明白曉暢。遂深服之。既而就館於揚安瀆。暇日出遊。過前友各道濶。因詢近況。某曰。近在通家瀆。課徒。友曰。改日造訪。一掃而別。越日友於城內外偏訪通家瀆。無有知其地者。友亦置之。後兩人又遇。友曰。君所云通家瀆果有其地乎。何無一人知之。某曰。僕館揚安瀆。以二字不雅。故隨改之。友曰。楊安二字何以不雅。某訝之曰。天寶宮中故事。自君言之。而遂忘之耶。

### 轎夫工食

某大令升堂。發放轎夫工食。正點給間。勃然怒曰。我昨天出門。儘見二人抬轎。今天如何。有四名轎夫曰。轎後有二人。令曰。我如何不見轎夫。曰。在老爺後頭。令曰。據汝所言。亦有一人對曰。

配以轎前之二人非四耶令屈指數了半日方無以詰始按其名一曰洋洋得意甚一曰不敢  
故辱其三曰昏天黑地其四曰拖來扯去令大笑。

你也不該

某輕薄子轉好侮弄丈人。日至岳家適值丈人蒙被晝酣呼不止。某躡足至床前假託請安。  
見其不應乃以手伸入被中潛解其褲。丈人從睡夢中驚醒汗流浹背戰兢不已及揭被出頭  
視之某即從容稟曰你老人家莫怪我不曾看得分明。只當是丈母。丈人聞其言且慚且怒有  
頃始罵之曰畜生我不怪汝。我剛纔思索好一會不說是我了。就是你丈母你也不該。

死殺才

某歎老官性極痴。一日其妻欲至母家祝壽臨行囑之曰你在裡停一息。我叫人送麪與你吃。  
我回來時還帶菓子與你吃。某曰我不頑我要同去。其妻曰你既無衣服又是這樣歎到人家  
怎能不討人家笑。某曰我不歎我自自有衣服。乃携了數百銅錢至紙札舖買了一身八圍花紋  
糊就的袍褂穿起來搖搖擺擺到還像個闊老。歸至家與妻同行。行未數武忽天油然作雲沛  
然下雨將紙袍褂落得爛濕。緊緊貼在身上。其妻怒罵之曰死殺才我教你不要同去。你偏要  
同去。看你這種樣子。到像個水裏淌出來的臭烏龜。

無賴後生

一後生素無賴。一日在街上閒玩。見一人拿了一籃雞蛋賣。他叫住了。商定價錢。要把蛋見一清數。叫賣蛋的把兩隻臂抄一個圈子。安在馬台石上。他自己把蛋一五一十數在那圈內。數畢。他說我去取籃來。盛就與你錢。却從巷子裡直跑回家去了。哄得賣蛋的蹲在那裡坐。一坐不下。起又起不得。手又不敢開。孩子們你拿一個飛跑。我拿個飛跑。漸漸叫花子都來搶奪。直待至晌午。他始提籃來。問道。蛋賣去沒有。賣蛋者說不題了。蛋都被人搶完了。他故作驚人之狀曰。豈有此理。這一說是我把你作為表曰。

### 角先生

庸師學淺。喜讀別字。主人某甚惡之。苦於無可如何。因謂其妻曰。家裡請的這混帳先生。專教白字。騙我錢穀。誤我子弟。其罪不小。宜如何處之。其妻曰。我到有一計。好在我們明白。我裡的牛就要生。你明日可問家怎樣生法。我自的道理。某甚喜。次日問曰。牛曾生否。妻答曰。生了。曰。怎樣生的。妻曰。我見牛生多矣。有頭先生者。名為順生。後脚先生者。為倒生。前腿先生者。為名橫生。這個牛生法。我從未曾看見過。某曰。究竟是甚麼。先生的答曰。他刀用先生的。有項某伴罵曰。你這蠢貨。讀別字了。這不是刀用先生。這是角上先生。

### 學生逐打

某商晚年得子。不啻老蚌生珠。嬌養甚。稍長。延師訓誨。師課之讀。出口即罵。師怒。薄責之。遂入

訴於母曰。先生打我。我必還打。不然有死而已。某即商於師。欲權忍一擊。以泄子鬱。師不允。某探知師貧。因陰使友賂以數十金。師初不允。繼則勉從。後某戲謂師曰。老先生這要有錢。連手心都肯與學生打。師曰。家下不足故耳。曰。某既如此。何不早與我說。省費多少。因折師毅然變色曰。若這點志氣沒有。你不要罵我狗肉。的先生嗎。

### 呆若木雞

某明府奉部檄來楚。曾謁上憲。上憲留坐看茶。某默無一言。呆若木雞。瀕辭出。上憲送至堂。堂下大衆前行。某獨留後。上憲疑其某別有所陳。詢之無以答。讓之行。則又却。固讓之。乃鞠躬云。卑職與大人素昧平生。毫無瓜葛。大人如此謙恭。卑職下回不敢來了。

### 倚校秀才

生員某為人代倩事。發倚校百計。求脫不能得。因訪健於刀筆者。若祈之。其人曰。此學使素曠達。不喜固執。必以風雅動之。始可獲釋。我到有一計。但使要將足下生平表而出之。不知可情願否。某曰。情願。其人即於架上戲書額曰。瓊林獨席。又書聯曰。坐破寒毡。從此漸入佳境。與加同音。磨穿鐵硯。而今纔得出頭。

### 不勞費心

世人謂讀書人最尊重。吾謂讀書人最狂妄。於何見之。吾鄉有某生。為秀才時。嗜酒而狂。當夏

日浴於泮池門斗禁之不聽兩學師出呵之某以汙泥浮濼覆面赤身立於水中兩手擊水拒之學師怒令作此亦妄人也已矣題文某援筆立就後二比出股云此其人不可以教諭者也對比云此其人不可以訓導者也此亦妄人也已矣兩學師愈怒曰你速速上來不然定申詳學憲革汝衣頂某曰不勞費心三年前傳遞事發已革去矣

以我為牛

有士子省試後頗自負以文質於友云君視此作能得元否生固鵬立長身履適於人者且半友曰君之文不可知君之相則無不得也生問故友笑而不言生曰吾與君係至交得與否均乞明言何必半吞半吐友曰今太歲在午出頭則為牛而尊足又如是其巨此禮所謂一元大武也生初不解欣然色喜繼而悟罵曰君乃以我為牛耶

大人遺命

一舉截取山東某令初謁上司粹無酬答忽問曰大人尊姓上官甚駭強應曰姓某令俯首久之曰大人之姓何以百家姓上不載上官益駭曰我係旗下貴縣未知之耶令復起立曰大人在何旗曰正紅旗耳曰正黃旗甚佳大人何不在正黃旗上官哂然怒問貴縣係何省人曰廣西上官曰廣東甚佳貴縣何不在廣東令愕然有頃乃曰大人遺命卑職謹遵了

倒運

某後生散了晚學走到山溪裡洗澡。看見先生來。他把河裏的汙泥連頭帶腦抹了遍身。先生乍見吃了一驚。仔細一看。方知是他學生。問說你洗澡便了。為何滿身塗了泥。說我若不塗了臉面。恐猛地鑽出鼉鼉來。認得我。那纔倒運哩。

### 戲考優

每逢宗師考優。諸生縫夜沒帶修容飾貌。意氣殊自得。有人戲作對曰。吾子勉研駕增。屢附而上。先生休矣。在倡隸卒之間。

### 垂頭喪氣

某中堂聲勢隆赫。有某姓富人與其弟締為婚姻。百計夤緣將登任籍。因謂其弟曰。余與若既為親家。則若兄亦忝在姻末。倘得引之謁拜。惠良多。弟曰。謁見易。慮君言語獲咎耳。某曰。君教我當默記不忘。因授以寒暄並頌揚之語。今復之不訛。遂為先容。越日入謁。中堂曰。壯年莖仕老夫與有矣。某面赤汗下。履踏而對曰。久仰大人老奸巨滑。為朝野所畏。中堂怒甚。久之乃徐徐言曰。老兄此番出來。亦將垂頭喪氣矣。

### 以我比犬

村塾先生晝寢。學生問字。先生曰。我纔睡倒頭覺。你們就有事。這字像個什麼。學生遽無以對。檢其字望之再三。始對曰。這字好像爆燈。先生曰。有性子。沒有性子。是個白字。沒性子。是個目。

字。學生默然有頃。又問一字。先生曰：「這字像個什麼？好像個主人牌子。」曰：「有腳沒有？有腳是具字。無腳是個且字。」學生想道：「主人牌子那會有腳？有腳到會跑了。」將其字一看，果然有腳。乃相謂曰：「我們先生真好學問，可惜教的全是村牛。」許久，又以一字問先生，不答。學生掀開帳子，看見先生精赤條條的，酷呼大睡。那種睡法，真是目所未睹。好像五牛分屍一般。正欲走開，忽見先生從睡夢中驚醒，問道：「這字又樣個什麼？」學生曰：「就像先生睡覺那樣。」曰：「有卵字沒有？」有卵字是個太字。沒卵字是個大字。學生曰：「不是的。」要把卵字擺在肩膀上來。先生就像了。先生怒罵曰：「畜生，你以為我為犬耶！」

援筆立就

某秀才喜讀首詞，屆歲考題係子曰：「赤之適齊也。」至與之舉。九百辭。生援筆立就文曰：「聖人當下開言說：你今在此聽分明。公西此日山東去，裘馬翩翩好送行。自古道雪中送炭為君子，錦上添花是小人。豪華公子休題起，且表為官受祿身。為官非是別一個，堂堂縣令姓原人。得了俸米九百石，堅辭不要半毫分。閱者噴飯。」

咄咄怪事

醜婦豔妝，豪奴佞佛。和尚爭懺錢，小道士作法事。酸秀才入妓席，大夥計出官場。大老慈貧，微員想潤，鄉愚講朝報，市會攻文字。潑婦吃心齋，慳人說大話。田舍翁與鄉官，婚姻會酷吏。嗜

名人書畫後生不讀老者書。讀書胥吏子孫應舉。而官門不習舉業。貧者妄用。而富者節儉。霍食者憂慮。而肉食者泰然。僧道食葷。而俗人茹素。豈非咄咄怪事哉。

何物乃爾

有懼內者。欲訪其類。拜十弟兄。以振夫綱。城中已得其九。尚缺一人。因出城訪之。見一人撥馬補出。衆大聲曰。此必我輩也。相見道其來意。其人搔首曰。不可不可。衆央之再三。其人始允。於是糾合至一廟內。歛血為盟。互相援救。正在酬神飲酒。不想衆婦聞知。一齊至盟所。沖打。九人飛跑驚竄。惟一人危坐不動。衆人皆私相佩服曰。何物乃爾。該讓他做大哥。少頃婦散。近前視之。已驚死矣。

戲教者

某縣立一小學堂。聘請一位教習。舉止輕狂。言詞誇張。每逢上講堂時。極力鄙薄學生程度之卑下。以顯其眼界之高超。一日因在講堂教授國文。見無一佳構。遂大書黑板上曰。學生皆放狗。一學係其出。乃續其後曰。教習盡吹牛。教習返見之大怒。即匆匆謁縣令。拍手跳脚道其故。勒令即差遣學生。縣令見野蠻情形。欲要發作。又恐有辱斯文。乃佯笑曰。君且少安。母躁。有話慢講。君每謂學生品行腐敗。程度不高。似此對仗。工穩足見國文功深。據此而論。君一向不是盡吹牛嗎。



不二價

客有白首撫童子業者。為時鋪假手。自標於桌曰。出青盤高。每句七文。真不二價。觀場者多情。之。其人場携大籃。內盛鹹菜數盞。冷飯半盂。及蟋蟀盆一枚。日暮。盆中錢滿。繳卷出。初履試題。為不曰白乎。合下一節。東比龔劉公。行人子羽文曰。士馬芻糧。昔所過之情形。俱是言中之。淄澠山川草木。皆所歷之境。界盡成今日之飽瓜。再覆題為雖執鞭之士。中有句曰。但論鞭之執。不執。無論士之雖不雖皆所賣句也。

此亦九百

甲乙二人同在中書。甲買靴用錢一千八百。乙買靴用錢九百。一日朝奉畢。并坐談天。甲忽問乙曰。公靴新買。其值幾何。乙舉足曰。九百。甲性編急。顧其貴曰。吾靴何用一千八百。未及答。乙徐舉足曰。此亦九百。

三人聚飲

甲乙丙三人聚飲酒。至半酣。甲謂乙曰。我們行一令。須要兩物。箇顏色。一字能分兩個。並要用兩句連環起來。方可。乙丙曰。你既出令。就由你先行起。甲曰。一個顏色霜與雪。一個明字兩個月。不知那個月下霜。亦不知那個月下雪。乙曰。一個顏色痰盃沫。一個夾字兩個火。心大吐痰。肺火吐沫。丙曰。一個顏色粥與飯。一個卵字兩個蛋。一個把你吃粥。一個把你吃飯。

新立行規

一山東人愛嫖土娼。妓女惡其力大身沉。拒而不納。山東人情不過可。央求撈毛的方便。方便撈毛的說。我們新立行規。除官債一百二十文之外。如幹事時。定勾兒一動。錢二十。事畢照數加算。山東人情急。姑且應允。撈毛的帶入房中。山東兒就炕沿抄起就幹。撈毛的在旁。算盤計數。等之許久。山東兒一動也不動。撈毛的大怒。說你別攪我的生意。算盤在勾子上就打。山東人酥起哭訴曰。我甚願意動。也不是不能動。實在不敢動。可憐我就帶了一百二十文。

窮人遇賊

兩夫婦甚窮。朝不謀夕。竟至斷爨。婦謂夫曰。我兩心腹內無食。身上無衣。何不賒壺酒來。雖不能充饑。亦可以禦寒。夫出門賒酒而歸。至晚夫婦枵腹同飲。婦人大醉。家中只有棉絮一條。婦人扯去自蓋。男人甚冷。不得已挈半箇破缸。覆在身上。枕瓦而眠。將要睡着。有賊撬門而入。窮人曰。我們窮得如此。你還來偷。順手用所枕之瓦打去。賊呼痛而逃。窮人曰。便宜了你。我是用枕頭打你。若要用被子打你。早要了你的命了。

窮鬼借債

有人極窮。飢不怕餓。死不喫飯。人皆呼之為耆尪鬼。一人極命窮。賸一文錢。必要花完。纔睡得着。人皆呼之為窮命鬼。這日窮命鬼。或耆尪鬼借債。耆尪鬼說。你命小福薄。連一文錢都掣

不住着借給你。怕你福薄災生。人錢並盡窮。命鬼說你只管借給我。我轉節著用。畜起鬼說我。說一個笑話。你聽。有一人極吝嗇。豈止一毛不拔。連肚內的屎都要荷在家裏。一日將要遠行。恐途中出恭。豈不白丟了一泡大糞。若莫帶了狗去。以防意外之虞。遂將家中狗帶之同行。行至半路。果然出恭。其人嘆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慮人千慮。必有一得。其此之謂乎。於是出了恭。那狗果然喫了。不料喫了之後。那狗也要出恭。其人指狗罵曰。沒造化的畜生。真是亂肚鷄腸。你連一泡屎都擎受不起。你還借的是什麼錢。

### 魂作濶

一人最喜作濶。而家甚窮。客至無人送茶。大聲呼曰。倒茶來。屢呼不至。妻無奈。只得自送茶出。窮人見妻出。窘甚。乃大唱曰。你男人那裏去了。答曰。出差去了。為什麼還不回來。答曰。人未回來。魂已回來了。夫曰。魂在何處。答曰。在那裡坐之。胡吹混嘍。妝濶呢。

### 家當一文

一杭愛嫖。一分家資盡行嫖完。窮的光潤潤。只贖錢一文。麻布褲一條。猶自芳心未艾。來在西湖觀看遊春女子。買了一文錢炒豆。坐橋頭把豆兒放在褲襠上。忽見許多遊女姍姍而來。不禁春興勃然。那話挺然特立。把豆兒挺了一他。杭人指陽物罵曰。我好一分世業。都被你給我搗搗光了。贖了一文錢的家當。還被你給我抖擻掉了。我與你何怨何仇。抱肩彙豆而去。

窮神借餉

財神解天餉赴靈霄殿。路遇窮神。欲借銀三萬兩。財神曰。天餉有定額。何得借汝。窮神固索。財神念一殿之神。出小金錠與之。窮神所願甚奢。我管城子求其協力劫餉。管城子正塵文壇。演筆陣。聞窮神語。原不欲往。因思我終日要窮筆頭。何能致富。乃帥文壇健將。排筆陣以圍之。財神拔劍迎敵。筆鋒所到。眾皆披靡。財神懼赴文昌宮求援。帝君問曰。吾與君素昧平生。何得來此。財神告以故。帝君曰。君等恃財傲物。應罹此禍。然以筆尖橫行天下。亦非吾教之福。命朱衣召魁星收之。魁星至。乃一白面書生。自慙面目不足。以驚人。朱衣云。乞帝君賜以鬼臉戴之。則面皮一變。何事不可為也。又授以金斗。令同財神去。至則管城子帶領羊毫子兔穎兒。揮如椽之筆。自謂千人軍。可以橫掃。魁星擲以金斗。二毫不能支。棄筆而遁。魁星收其筆。並金錠。別財神奏凱而還。帝君即以筆錠賜之。故至今魁星像。藍面獍狔。右手執筆。左手執錠。而旁豎一斗云。

訟譚

雞帽頂與扁四嫂。口角鬪毆。打的雞帽頂垂頭不語。身受內傷。同赴壯大老爺案下。喊控當堂。質訊兩造各執一詞。不能給案。飭壯頭流紅。傳四隣質訊。眾隣証到案。先問近隣。卵老二說。你乃貼隣。與帽頂聲氣相通。痛癢相關。你必须看見。老二說雞帽頂在裡頭打捶。小的在門口擠不

進去又問遠隣。毛老八說你乃聚族而居。非不毛之地。亦應披髮而往。救老八說小的毛姓。分為兩家。一位毛家灣。一位毛家塔院。同姓聯宗。二毛常到一處。被雞帽頂兒時常折挫。搽磨。踏的七零八落。小的出身微末。何敢與他相抗。又問後街住的。肚老二說你家與他家後庭相近。你該聽見老二說小的與他家只隔一溝。雞帽頂乃凶惡棍徒。若惹他打到小的門裏來。又要大老爺費事。官問何故。答曰要用雞蛋驗傷。又問對門住的。馬兵齊布仲奉說。你常在他門上該班。他們才打捶的。又問雞帽頂的。乾兒子精額布說。你跟你老子在儘裡頭。定然看見精娃子。訴曰小的出來的時候。他們已經打完了。

### 庸醫治病

一庸醫與名醫比隣。見名醫懸牌掛匾。病者盈門。請者接踵。心竊慕之。私憶此人必有秘傳。方書。始能如此得心應手。我若謀得此書。何愁不並駕齊驅。於是逐日徘徊名醫門外。欲謀此書。偏這日名醫持書而出。庸醫出其不意。奪之而逃。回至家中。出捧讀書。即懸牌治病。有患病者來治。庸醫此病不必服藥。用大蒜一頭。插入穀道。其痢自止。病人如法治之。誰知大蒜毒發。脹滿難出。連肚腹皆腫。病家以庸醫害人。訟之官。官拘庸醫至。問之曰。用大蒜治病。是何人所傳。是何方所載。庸醫曰。是某名醫所傳。是他的秘書所載。官傳名醫質訊。名醫曰。此人素昧平生。只有某日。我拿帳簿出門。與人算帳。被他奪去。至今尚未尋獲。官問庸醫你捨帳簿。當醫書與

人治病是有心害人。庸醫曰：簿中實載治痢之方。上寫某人利已全消，惟有算本止利。

### 喜奉承

富貴人最喜人奉承。而善相者，絕不肯奉承人。一日喜奉承之人，恰遇一不奉承人之相士。令家人喚其來相。相士登堂，見富貴巍巍高坐，慢不為禮。相士相了許久，說貴相清奇，絕非凡品。耳長頭小，眼大無神，紅線盤睛，唇開露齒，好像一個，往下不敢說了。富貴說：到底像個什麼？相士說：好像一個兔子。富貴者大怒，命左右將相士與我綁了，押在空房，將他活活餓死。手下人將相士捆送空房。家人在旁勸曰：你這人好不在行。我家老爺最喜的是奉承，你若奉承幾句，謝禮定然從豐。相士曰：求二爺帶我去再相一相。家人來至人面前，稟曰：剛纔相士怕老爺虎威，一時張惶，相錯了。何不再叫他相一相。富貴人說：把他放了，帶來再相。家人把相士放了，帶至主人面前。相士看了，又看相了，又相，端詳良久，說：二爺求你老爺，仍然把我綁起來罷。他還是一個兔子。

### 姑嫂站門

姑嫂在門前鬧要，見一和尚走過，姑謂嫂曰：人人都說和尚，那話是四方的，不知真否。嫂曰：都是一樣的人，那有此言。不過和尚的，比俗家更惡點罷了。

### 和尚抱鼓

西湖叢林香火最勝。每逢朔望。遊女如雲。寺中和尚。多有不能定性。見女色而動者。老和尚諷之曰。出家人五戒三規。惟色戒最嚴。我看等爾。見色心移。情性不定。非出家人道理。以後每逢朔望。打坐禪堂。每人懷中抱一小鼓。如見女色。懷中鼓響者。卽是心動。定打四十戒尺。我亦作如是觀。衆僧唯唯。到了朔日。衆僧上堂懷鼓而坐。老和尚居中。餘者兩旁列坐。但見粉白黛綠。花枝招展。姍姍而來。來到衆和尚面前。只聽衆和尚懷內鼓次第而響。鼓響不絕。惟有老和尚寂然不動。聲響全無。衆僧讚曰。到底還是老和尚。空性定坐。養功深。不然何克至此。大家上前。打開老和尚懷中鼓一看。誰知小和尚已背革直入。竟不能脫。顛出而矣。衆和尚闕堂而散。

僧入魚腹

大江之濱。有儒釋道三人同舟共濟。方欲解纜。一極胖小婦亦來叫渡。三人皆曰。江波險惡。與小婦同載。大為不利。不如却之。婦固請舟人。乃移舟近岸。尚離數步。婦一躍而登。北面而坐。舟既發。婦裸裎出其陰。大無朋拍。以示人曰。此物大吉祥。何云不利。衆益厭之。僧問曰。何利之有。婦曰。嗅其濁穢之味。似是腐儒。觀其短髮鬚鬚。又像道士。而其寔則和尚之窠巢也。僧怒極。免其情。以頭撞之。婦挺腹相迎。豁然而入。減頂及肩。僧懼用力急拔之。羞然而出。則頭面濡濕。熱汗淋漓。與出籠之饅首無異焉。婦大笑。跨身入水。化巨魚而逝。僧大驚。謂儒道曰。幸虧我拔的快。稍遲則小和尚定葬江魚之腹中也。

儒醫

一人讀書未成學醫。自稱儒醫。一日下鄉看病。行至中途。甚覺口渴。令轎夫覓茶。轎夫說。來此荒郊。無處可覓。惟有邨外有一學堂。頗可往來。但是那教書先生。性怪僻。有人到伊書房。先要講道學。講對了。豈止喫茶。連酒飯都有。若不對。立時揮之門外。醫生曰。我乃儒醫。滿腹詩書。邨學究何足道哉。遂乘轎而往。叩門而入。見一先生岸然道貌。欠身微讓。拱手而言曰。足下此來。莫非講道乎。醫生曰。待來借茶。先生曰。且慢。我先出對你對。試試你學問如何。對曰。碧桃萬樹。柳千條。醫生對曰。紅葉二枚。薑一片。先生喜曰。語不忘本。是儒醫也。捧香茶與之。醫生暢飲。覺風生兩腋。詩思益清矣。謝之而去。至夏日。醫生又下鄉看病。路經書房。不見先生。乃因夏日炎熱。移居竹林深處。訪之。始見先生曰。別來無恙乎。我再出對你對。對曰。避暑取宜。深竹院。醫生對曰。傷寒應用。小柴胡。先生甚讚。送點心與他喫。喫畢而去。至秋天。下鄉又來拜訪。先生又出對曰。丹桂飄香。遍滿三千界。醫生對曰。梧桐子大。每服四十九。先生甚喜。以酒觴之。飲畢而去。至冬日。下鄉又來相見。正直大雪。先生又出對曰。大地無分南北。遍灑梅花。醫生尋思良久。乃對曰。小妾有伴東西。倒懸藥碾。先生一聞此聯。掀髯大笑曰。足下奇才妙想。竟將小妾那件東西。掣出來與人作對。可謂現身說法。大公無我矣。設盛饌款之。醫生滿飲三杯。既醉且飽。拜謝而別。行至中途。在轎中甚覺高興。且吟詩曰。乘醉歸來喜可知。正是吾儕得意時。此去誰人還。





任當作婦人之手。拉至不便之處。使其來摸。和尚又將自己之手伸入。欲摸婦人不便之處。其夫趁其來摸。將和尚之手拉入下部。令其來握。覺囊垂盈掬。異常豐偉。和尚大驚。連忙抽手。抱頭鼠竄而逃。其夫遂喚回婦人。與之歡飲。至引床之際。謂婦人曰。今日好好一個東道。雖然是大和尚作的。然畢竟虧了小和尚。

### 避首席

諺云常常坐首席。漸漸入祠堂。此言齒道尊死愈速也。故首坐一席。人人讓之。有一患瘋病者。延醫調治。醫曰。瘋癆膨脹。膈間君請下客。即要催請。不必服藥。病者曰。我未見請帖。如何是客。醫曰。不過言不久見閻君耳。病者曰。作客我却不怕。我最怕坐首席。但求你把我這癩症。用些生痰動氣的藥。改為膨脹二症。挪在第三第四。免得大家譏讓。主人費心。

### 頭紅

秀才小便。相士見之大讚曰。相公必然高發。定作大官。生問其何以知之。相士曰。適見龜頭有紅痣。甚大。相書云。龜頭有痣。終須發。以此知之。生曰。何以知定作大官。相士曰。他頭上都紅了。不是大官。是什麼。

### 三生鏡

西湖照膽臺。有古鏡一方。晶光瑩澈。名曰三生鏡。鏡中著字影。而不著人影。就字影之休替。以

卜心影之言。山。厯厯不爽。有秀才偕一僧至。臨鏡一照。中有獨占鰲頭四字。秀才喜極。欲往。遂以功名自負。僧亦從旁曲諷。無所不至。秀才曰。鯁生之願畢矣。請大師入鏡中。登獅子坐。上蓮花臺。放丈六金光。與宰官現身說法。僧欣然應命。熟視鏡中。杳無一物。久之見白光一片。若粉牆半堵。牆上有六字。僧挽秀才誦之。乃朗誦曰。此處不可小使。

畫士問答

畫法不行久矣。所傳於世者。惟有行樂春宮。畫行樂春宮者。虎邱塘最多。游此塘者。莫不喜春宮。而惡行樂。故行樂之勢。不敵於春宮久矣。有業丹青者。因其業之甘。若不均。乃遂詳爭不已。畫行樂者曰。子畫令人聚。不如子畫令人散。畫春宮者曰。子畫令人悲。不予畫令人笑。畫行樂者曰。牀頭之私。久成俗套。奚待爾之描摹。畫春宮者曰。衣冠之輩。多屬游魂。何勞君之點綴。畫行樂者曰。家家不可無行樂。人人未必有春宮。畫春宮者曰。人人無真行樂。家家都有活春宮。畫行樂者曰。去行樂之冠裳。安知不是春宮。畫春宮者曰。加春宮以袍服。未必不成行樂。畫行樂者。裸體跣足。宜於夏而不宜於春。是夏宮非春宮也。畫春宮者曰。真酒焚香。動乎辰而不動乎樂。是行辰。豈行樂哉。兩人爭執不休。或解之曰。行樂為祖宗計也。春宮為子孫計也。今人為子孫計者多。而為祖宗計者少。宜乎行樂之勢。不敵於春宮也。

鏡裏人心

有一磨鏡叟。腰懸古鏡。自云千百輩物。詰其所用。答曰。凡人心有七孔。愚者塞其孔。吾以古鏡照之。即知其受病之源。投以妙藥。益其智。而通其孔。則愚者明矣。一富翁有一子。年十六。不能辨菽麥。延叟以鏡照之。叟曰。受病太深。僕不能為也。詢其故。叟曰。吾能治後天。不能治先天。令郎之心。外裏酒色。病在後天。猶可除也。內裏金銀。病在先天。不可瘳也。翁固求之。叟曰。始妾治之。令其子獨居一室。朝服葛花醒酒湯。晚服清心寡慾丸。如此者半載。叟取鏡再照。曰。酒色氣盡除矣。但金銀氣從先天閉塞。奈何。翁何謂先天。叟曰。閣下老夫婦。孽孽為利。心內所計者。金銀。眼內所看者。金銀。手內所者。使金銀。當尊夫人受胎之時。金銀堆積房內。令郎感其氣。以致迷塞七孔。外似金光。內寔銅臭。欲求尅治之法。急取文昌宮惜字庫紙灰兩斛。拌墨水兩斗。如裕子大朝。夕盪智湯送下。或可有濟。翁遵其法。不三月。叟取鏡照。見六孔玲瓏。惟一孔鈍塞。如故。翁再求醫治。叟笑曰。此名文智孔。凡富家翁。堆金堆玉。不肯令子讀書。富家飽食暖衣。更不肯讀書。故富家不宜有讀書種。開之。恐子造物忌。且留此一孔。以還君家原物。後其子聰慧。勝於曩時。惟讀書不成。翁為納貲捐職。以佐貳終其身焉。

### 獸鑿治喘

一富翁姓吳。得一喘症。百醫罔效。計獸鑿以治牛之法。治之。立愈。從此牛鑿之門多病人。遂自負為名鑿馬。一日晝寢。有持帖來請者。導至一堂。見面黃骨立者。數十人環來診脈。鑿熟視之。

愕然曰。此宴府耶。眾曰。然。璧曰。請我何意。眾曰。先生送我來。還望我去。璧勉寫一方。眾曰。一劑恐不見能效。屈先生駕。留此三五月再去。醫求欲歸。眾曰。此地你既不肯居。尚為送我輩來。羣起縛之。裸其棍。出其鬻。輪焉之。醫被創猛醒。遂得傷風之症。遂曰。覓人鑿治。無暇復作膏藥之術矣。

### 醉了來

主人請客。各酒用小杯。客舉杯作嗚咽之狀。主人驚問其故。客曰。親物傷情耳。先兄去世之時。並無疾病。因友人招飲。亦與府上酒杯一樣。誤吞入腹。噎死了。今見此杯。焉得不哭。主人速令人易大杯。而酒不斟滿。客舉杯細視。笑曰。此杯當截去一半。主曰。為何。客曰。上半截用不着。要他何用。主人遂令人將酒斟滿。客飲酒入口。盡噴而出之。主詰其故。答曰。我幼時曾將門牙跌落。鑿人以分水摩骨補之。故酒有水不入也。主人曰。酒有水。請喫飯。令人內邊取飯。客曰。多謝。內人主人曰。內人非足下所稱。客曰。飯自內出。不謝。內人謝。飯畢。送客至門。客曰。適纔造府。見有照壁一座。因何不見。主人曰。向來未有。客恍然曰。不錯。我是在家喫醉了來的。

### 最喜吉利

有候補某甲。生平最喜聽吉利話。有二跟班者。一名高陞。一名發財。因此二人。名甚吉利。一心要用二人服役。二人云。老爺真要用小的。須依小的三件事。不然即作罷論。甲云。你且說來可。

依我死不依。二僕云一件小的們東西斷不能借把老爺用。甲云這個自然決不用你們東西。小的伺候老爺只能尾隨其後決不走在前頭。再少爺吃東西總要分賞一點給小的吃。甲不在前走是你們跟班的規矩。少爺食物加恩也可分點。三列。僕曰三要用小的總以元旦言定一年為限。平時主僕均不能辭。甲皆首肯。一日隨甲拜客。半途遇雨。僕手撐傘。甲曰快拿與我。僕曰此小的之物言明不借。一日晚間提燈籠隨行。僕亦在後。甲責之。僕曰言定不在。老爺前走一日。少爺吃乳方畢。二僕亦爭吃。甲曰該死奴才敢當面如此無禮。二僕曰言明在先。何謂無理。種種荒唐。甲無如何。必待年滿方能驅逐。至除夕日。二僕叩頭辭歲。甲曰明日元旦。開口定須吉利。高陞你明早上樓。我在房內。問那個上樓。你就說高陞上去了。發財你來敲我房門。我問是誰。你說發財到了。千定記着要早。二僕答應而去。甲獨自守歲。待至天許久不聞二僕之聲。心暗發恨。遂大聲叫高陞高陞與發財正在樓上酣睡。聞叫。慌覺自樓而下。甲問曰。可是高陞上去了。應曰下。甲曰發財快來對曰。還早。甲恨極。遂僕。僕問曰。老爺可是。一定不要高陞發財了。甲曰對曰。誰誰誰說不要高陞發財。二僕曰。既要又是一年。

庫 856.8

846